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炎

謄録監生臣龔　果

晦菴集卷二十一

宋 朱子 撰

申請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劄子奏聞乞撥米三十萬石添貼紹興府糴濟未蒙指揮支撥竊縁熹所乞上件米數内十四萬三千餘石係取到本府見行措約間日糶濟數目別作逐日糶濟會計合用之數其餘亦係慮恐日後更有增添約

度大數若不得此則不唯使熹今日空手渡江無以布
宣聖主憂勞惻怛之意實恐將來饑民日食半升之米
不足充虛接力不能行業營生必致殍死流離上貽當
宁宵旰之憂或恐豐儲見在米數不多難以盡行支撥
即乞且撥十四萬三千石先付熹前去將紹興府諸縣
一例作逐日糶濟外所乞餘數却乞紐計價錢付熹前
去與知明州謝直閣同共措置雇募海船收糴廣米接
續糶濟仍須管除賑濟外所有賑糶到錢令項樁管申

取朝廷指揮實爲利便伏望鈞慈早賜敷應副施行

乞禁止遏糴狀

契勘紹興府婺衢州諸縣皆有災傷見行賑濟合用米斛已承降聖旨指揮給降到本錢三十萬貫接續濟糶緣本路兩年薦遭水旱無處收糴熹今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本路水路相通最爲近便已行差官雇船前去收糴及印造遣人散於浙西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客販竊慮逐州縣不體鄰路饑荒之急故

行遏糴及客人應募船販亦恐逐州縣稅務循習邀阻妄作名色輒收雜稅力勝買酤錢之類使本路饑民日就狼狽虛被聖主撥賜賑卹之恩事屬不便今檢準淳熈令諸穀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般販及今年八月三日聖旨勘會淳熈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勅兩浙江東湖北旱傷全藉鄰路豐熟去處通放客米訪聞得熟州郡輒將客販米斛邀阻禁遏奉聖旨劄付諸路帥漕各檢坐指揮條法遍下州軍不得遏糴如敢違戾仰逐司覺

察按劾及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路獲降指揮本路州縣稅場邀阻妄收稅錢力勝之類將官吏並於見行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早降指揮將見行遏糴條法劄下兩浙轉運司令行下浙西得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阻收錢亦乞依本路已獲降前件指揮加等坐罪施行庶幾公私般運免致艱阻一路饑民得霑實惠

乞賑糶賑濟合行五事狀

照對自到任以來奉行賑糶賑濟有合行五事已具申
朝廷未蒙回降開具下項
一件熹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本路水
路相通最為近便已差官雇船前去收糴及印榜
招邀客販竊慮逐州縣故行遏糴亦恐州縣稅務
邀阻妄作名色輒收雜稅力勝買醋錢之類乞敷
奏將見行遏糴條法劄下兩浙轉運司行下浙西
得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阻亦乞依本路已

獲降指揮加等坐罪施行

一件熹照得本路今歲災傷唯紹興府最甚雖蒙朝廷給降錢米濟糶猶恐不能周給其勸諭上户獻助至今未有勸到數目臣僚奏請特依淳熈元年耿延年獲降指揮減半推賞熹詢訪得紹興府田土瘠薄連年災傷上户縱有儲蓄所出之米及格必少乞敷奏如諸路州縣人户者願出米穀自行般運前來紹興府賑糶賑濟亦乞與依上項指揮

減半米數推賞

一件熹契勘人戶身丁每年合納本色折帛丁鹽䌷綿丁錢等係隨夏料送納依準省限合至五月十五日方行起催熹訪聞紹興府諸縣日前年分多是正月初間便行催督已是違法況今旱荒人民饑餓不容官吏更有侵擾熹除已行下紹興府及屬縣照應條法不得促限追擾外乞指揮吏賜約下紹興府鈐束諸縣遵守條法不得前期追擾施

行

一件熹照對本司去年勸諭到上戶陳之奇等出助米穀賑濟賑糶合行該賞本司先已保明具申尚書省未蒙朝廷推恩以致人戶無以激勸已具錄奏聞及申尚書省乞速賜推恩施行

一件照對昨準省劄熹所奏檢放不實之獘奉聖旨令熹詢訪不實最多處按劾施行及續準省劄紹興府山陰會稽等縣人戶余宗榮等狀訴檢放秋

苗不盡不實劉下檢實熹詢訪見得本府諸縣檢
放委有不實去處但今田土多是已種二麥及為
饑民採取凫茈鋤掘殆遍無復禾稲根查可見荒
熟分數乞且將下戸等第住催上戸寛限勸諭其
新林一帶亦許熹差官檢定潮泥不堪耕種之處
等第蠲閣租税其衢婺州及本路應有訴旱去處
亦乞依此委官約度分數住催官物乞敷奏特降
指揮施行

右竊緣紹興府今年饑荒極重官司雖已不住措置糴濟竊緣錢米不多終是不能均濟惟有蠲除稅租禁止苛擾勸上戶最為急務譬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緩於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具申尚書省乞照前狀速賜指揮施行其檢計戶口分撥錢米見已一面施行候見欠闕定數別具供申聽候指揮

申審住催官物指揮狀

近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行下江浙兩淮旱

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戶今年以前應干殘欠苗税丁錢並特住催及將官私債負權免理還其流移人拖欠官物亦與除豁不得令保正長代納并支撥米斛通行賑濟十二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江浙兩淮帥漕提舉司各行下所部州縣將流移到人戶遵依已降指揮多方存恤毋致失所來春如願歸業趂時耕種即量支錢米給據津遣與免夏料催科仍仰所在州軍出榜曉諭劄付本司已即時恭禀遍行下

諸縣施行今據紹興府新昌縣申照對今年以前未
委是淳熙七年官物或是淳熙八年二稅若是淳熙
七年二稅並無合催之數淳熙八年夏稅丁錢今年
八月二十二日已承本府帖行下備降指揮住催訖
所有今年秋苗人戶為見前項指揮旱傷州縣將第
四第五等下戶今年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
因此不肯送納有此疑惑申乞行下
右所據前項申述本司照對所降指揮所謂今年以前

應干殘欠苗税丁錢並特住催即未審今年以前是淳熈七年終唯復淳熈八年見催之數具申尚書省及户部伏乞明降指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

照對衢州管下屬縣去歲旱傷細民闕食本州申朝廷乞從條於有管常平義倉米取撥五萬石出糶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劄下本司照條施行今據本州申淳熈七年旱傷檢放苗米四千餘石遂取撥義倉米及勸諭上

户出助并措置和糴計五十餘萬石賑濟賑糶幸無流
徙後為去年秋旱放苗米九千餘石比之七年一倍以
上兼以鄰郡嚴婺徽饒類皆旱歉本州地居其中大略
相似以此愈見艱得米穀細民闕食雖已勸諭及申尚
書省乞先撥義倉米五萬石仍一面開場每升量減作
二十文足賑糶去後但緣連遭荒旱民情嗷嗷艱得錢
物深山窮谷僻遠小民委是無錢糴米乞行下於所申
取撥義倉米五萬石內支撥二萬石應副賑濟免有流

移餓殍之患熹尋躬親巡歷到衢州點檢見得本州逐縣委是災傷多有饑民餓損羸困闕食合行救助賑濟及檢準條令義倉米專充賑給不得它用自合撥充賑濟熹除已逐急一面下本州於申請取撥出糶常平義倉米五萬石數内取撥一萬石委官措置收拾賑濟其餘四萬石仍舊出糶外欲望朝廷特賜劄下衢州施行已具申尚書省乞指揮施行

救荒事宜畫一狀

今有職事已具狀奏聞外再申尚書省如熹所奏得蒙
降出欲乞敷早賜施行
一為紹興府救荒之備不盡三月竊恐麥熟之前麥
盡之後尚須接濟欲乞盡推去年賞典痛減度牒
米數再撥官會三十萬貫庶幾賑給之餘更可作
將來儲備又乞照應見行移用條法支撥諸州常
平義倉米斛應副紹興府麥前急闕
一為伏覩近降指揮將臨安餘杭兩縣四等五等人

戸淳熙八年秋苗夏税依徽饒州例並與住催欲
乞出自聖意特降指揮將紹興府山陰會稽嵊縣
諸暨蕭山五縣四等五等戸夏税秋苗丁錢並與
住催其餘諸州縣遂都檢放旱傷及五分以上者
五等戸亦與住催七分以上者幷四等戸並與住
催候秋成日併行帶納

論督責税賦狀

承尚書省劄子勘會江浙兩淮州郡去歳委實旱傷去

處其合納苗稅已降指揮檢放倚閣近來州郡以寛恤爲名將不係檢放倚閣之數故作稽滯不行起發剳下本司將管下州郡年額合起綱運除檢放倚閣數外嚴行督責須管日下起發如仍前違慢仰開具守倅令佐及當職官職位姓名申尚書省所準前項省劄熹恭惟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爲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戒敕州郡奉行寛恤惟恐有所不至至於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恩詿誤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

言也今來旱傷檢放倚閣民間固已蒙被寛恩然其不係放閣之數亦止合且令勸諭寛限拘催難以嚴行督責所有前項朝旨若便推行竊慮有傷治體熹雖愚陋委實不敢奉行

論臧否所部守臣狀

承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諸路帥臣監司歳終各具所部守臣臧否聞奏所有淳熙八年分未見奏到正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遵依已降指揮日下聞

奏劄付本司所準省劄令本司具淳熙八年分所部守臣臧否奏聞事照對熹去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即不見得本路諸州守臣去歲臧否兼近因按劾衢州守臣李嶧不蒙朝廷施行熹委是材輕德薄不足取信豈復更敢臧否人物伏乞照會免行考察

乞給借稻種狀

本司準淳熙九年正月二十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春耕是時深慮江浙兩淮州縣去歲旱傷之後貧民下戸并

流移歸業之人艱得稻種却致妨廢農務理宜措置正
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逐路轉運提舉司疾速行
下去歲旱傷州縣多方措置稻種勘量給借務令及時
布種候豐熟却行拘還具已借支數目聞奏仍多出文
榜曉諭本司照對紹興府去歲旱傷為甚衢婺州為次
遂那撥錢發下紹興府及下衢婺兩州諸縣恭稟聖旨
指揮措置給借并鏤版曉諭人戶通知先據婺州申本
州鄉俗體例並是田主之家給借今措置欲依鄉俗體

例各請田主每一石地借與租户種穀三升應副及時布種俟收成日帶還不得因而收息如有少欠官司專與催理不同尋常債負已下諸縣從此施行及紹興府申支撥官錢委官同與縣官措置給借五縣共給借過第五等下户并流移歸業人五萬七千八百户計錢一萬七千四貫五十四文省并衢州申管下屬縣那措官錢五百貫文及勸諭上户將收到稻種共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二石四斗二升二合斟量分借鄉民布種去訖

發蝗蟲赴尚書省狀

本司近訪聞得紹興府界有飛蝗入境即於今月初五日差人前去探問據兵士孫勝報今到會稽縣白塔寺相對東山下有蝗蟲數多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一袋其地頭村人皆稱蝗蟲遇夜食稻熹即令前去看視一面監督官吏打撲焚瘞尋別具奏聞須至申聞者

右具蝗蟲大小兩色各用紫袋盛貯隨狀見到謹具申

尚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乞支降錢物狀

熹今起發前去諸州便要錢物分俵逐州守臣責令運糶以備糶濟所有前狀所乞錢物欲乞鈞慈早賜敷奏盡數支降庶熹所到便得揭牓曉諭宣布德意安慰饑民寬其流離餓殍之憂息其無聊妄作之念實繫利害如是將來見得會計實數所乞錢少更當别具申奏亦望廟堂力賜主張疾速應副千萬幸甚

乞許令佐自陳嶽廟狀

契勘今來諸州連歳災傷將來艱食又非去年之比全藉知縣佐官恊力措置以救民命竊慮其間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欲加按劾則無顯過欲置不問則為民害欲望朝廷敷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自陳嶽廟差遣一次仍嚴責已差下人除程半月疾速赴上不得少有違滯其未到間即乞不以縣之大小委自本司差人權攝許於得替待闕不

應差出入內選差俟荒政結局即行住罷庶幾數月之間逐縣得人不至誤事須至供申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

熹今月初七日承進奏官傳到報狀云云浙東久闕雨澤近自衢州江山來者本縣被旱最甚苗已就槁民尤乏食鄰邑有米可糴禁遏不令出境江山之民為饑所迫已有奪糧之意似聞衢信間更有如此等

處若不預行措置竊恐小民無知易致生事乞令有
司檢舉閑糴指揮申嚴行下已奉聖旨依奏照對昨
巡歷至江山縣見得知縣宣教郎王執中庸謬山野
不堪治劇及據士民詞訴稱其多將不應禁人非法
收禁人數極多盡是公吏畫策務要科罰錢物後來
疫氣大作入者輒病反以此勢嚇脅平民科罰取錢
等事熹以所論不係本司職事兼本官只是庸謬別
無顯然贓私罪犯遂只行下本縣禁約去外熹近又

聞衢州諸縣新穀未登街市全無客販及上戸閉糴
絶少米斛出糶數内江山一縣尤甚遂即行下本縣
將去年已撥下官米及上戸未糶米斛接續出糶如
有貧病無錢收糴之人即行賑濟及煮粥存養其知
縣王執中一向坐視並無一字報應却據衢州繳到
諸縣所申米價每升皆四十文上下其江山縣狀内
獨稱大禾米每省升止糶一十八文小禾米一十七
文足比之諸縣米價大段遼遠與所訪聞事體不同

方於六月二十九日行下追本州縣人吏赴司根究
今者伏覩前件臣僚所奏本縣饑民奪糧事理上勤
聖慮特降指揮而熹備使一路曾不聞知其本州縣
全無申報在熹無所逃罪其知縣王執中委是弛慢
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除已行下衢州先將本官
對移閑慢職事外須至供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敷奏將王執中特賜罷黜所有
本司失察之罪亦乞併賜責罰施行并牒衢州諸詳此

先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聽候朝廷指揮

申再有措置災傷事件狀

熹今再有措置本路災傷事件已具奏聞乞賜施行外欲望朝廷速賜行下庶幾一路饑民早被聖恩不致狼狽須至供申今開具下項

一奏乞特降睿旨支撥一百七十萬貫湊前所給通作二百萬貫令熹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糴候見糴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

收回納仍乞於內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牒官會湊成二百萬貫付熹收掌如有獻助及格之人令熹與安撫使書填給付

一奏乞特降睿旨於今來所降減半指揮內删去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旨之文只依乾道七年耿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將本路災傷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却俟檢放秋米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

數蠲減一併住催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熹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而令於内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興修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合糶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由歷就雇入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令被災州縣人户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令轉運司疾速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申嚴舊請仍詔有司諸被災傷州

縣人户欲興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糴米穀就闕米處出糴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糴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税錢違者並依税米穀法必行無赦徑下轉運司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論差役利害狀

竊見差役一事利害非輕本司日逐受理詞訟多是人

戶陳訴上項事理雖不敢不為究心理斷然其間尚有於法有礙難以施行者若不申明乞賜指揮必是久困良民難革舊獘今輙開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舊制都副保正大小保長皆選有心力材勇之人所以聯比居民出長入治實古者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任亦不輕矣至於管幹鄉村盜賊鬬毆烟火橋道公事則耆長主之催納稅租則戶長主之皆是募人充應各有雇錢而保正有願兼代耆長

者大保長有願兼戸長者則聽之其不願者不得輒差此皆祖宗成法至今為不刋之典然而州縣奉行往往違戾至如江浙等處則遂直以保正承引保長催税於是承引者有雇募奔走之勞催税者有比訉陪備之苦破家蕩産幾不聊生朝廷盖亦深知其獘故所以為之關防措置無所不備然而不得其本民亦終不被其澤熹嘗原其所以盖緣朝廷曾有指揮罷支耆戸長雇錢以充經總制

窠名起發遂致州縣無錢可雇耆長戶長而此等重役遂一切歸於保正保長無祿之人至其猶存二長舊額去處又皆無賴游手之徒既無雇錢不復可繩以法度遂致乞覓騷擾反為民害熹竊以為莫若將罷支耆戶長雇錢一項並免起發撥還州縣依舊募稅戶充耆長戶長罷支耆戶長錢紹興府共管若干貫以此計之諸路所入錢數不多不足顧惜則凡此衆弊不革自去所以關防措置之術皆不必講而戶無大小家無貧富

咸得以安居樂業為太平之民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一上項僱者戶長最為良法若以吝惜小費未能遽行而欲少寬中下等戶充大保長催科陪備之苦則亦有一說焉葢論物力之等第則通選二十五家内物力高者一人為大保長一年一替通選二百五十家内物力最高者二人為都副保正二年一替此見行法也論力役之輕重則為保正者

既皆上戶而承受引判追呼公事陪費實輕大保長既是中下之戶而一年之內輪當催稅者四人比訊陪備其費不貲充應之家無不破産其都內上戶是年之内偶不當充保長者固皆拱手端坐以視此曹之狼狽而當此役者其間狡猾姦巧百端避先趨後舍重取輕顛倒錯亂神出鬼沒所以重為貧民之害者不可勝究州縣間有知其獘者則遂陰破此法以便其民或以物力最高合充保

正之戶通入保長役脚或不專取見役十大保長輪差催稅而別通差上中之戶為催頭此皆足以粗救一時一方之急而頑民得以援引條法把持論訴監司難以移文行下衙改成法大率歸於豪猾得志貧弱受獘而已今若朝廷不惜小費將罷支者戶長錢撥還州縣依舊雇人則更不待措置關防而此數十年深錮牢結之獘一旦豁然氷消凍釋如其不然則莫若將大保長於物力最高人

內通差而刪去大保長顧兼戶長一條今人戶畏避催稅如畏陷穽豈有願兼戶長之理人戶既不願兼而官司又不可無人催稅則只是抑勒輒差雖有徒二年斷罪之法何嘗施用只令十大保長各催本保人戶官物則充役者物力既高而所催官物又少自然易得足辦其狹都十大保長內有物力低小之家即令諸縣每年夏稅起催前一月逐都一併輪差物力最高人戶四名充戶長內尤高者催夏料次高者催秋料即不問已未見充都副保正大保長及歇

役久近亦不理為保正保長役次則庶幾諸獘稍息而中下之戶得以少安矣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一伏覩淳熈七年六月十七日聖旨指揮臣僚劄子奏夫差役以都而不以鄉此前人成法也何法行既久人偽滋起於是有徙都之獘謂如一鄉有三都其第一第二都富者多而貧者少則所差之役常及富者而貧者得以安業若第三都貧者多富者少則富者慮役及己巧生計較預圖遷徙於鄰

都以避謂富者頗多迭相循環而充役之時少也是以富少貧多之都每遇點差殊之其人纔及數千之産亦使之充役逮夫著役之後力薄費重非唯生計蕩盡至於鬻妻賣子殊可憐憫乞將差役之法不限以都舉一鄉而通差之庶幾役常在上戶而不及於貧民劄本司從長相度具本處可行利便申㝎竊詳通鄉差募則鄉分闊處私雇家丁隔都應役亦於富民有所不便今欲適中裁處莫

若立法諸物力產錢合充保正保長之戶無故不得移居出都保界其有須至出界者經官自陳戶役並於元處收排方聽遷徙違者杖八十勒還本都居住若自富鄉役次踈處移入狹鄉役次密處者即聽并移戶役入所居都分如此則亦足以稍均力役少革姦弊其或都狹民貧役次頻數選差不行者即許相度或全都附入鄰都或將一都分作數分附入鄰都其及五大保者依法別置都保

正一人通於都内選差則窮鄉細民亦可粗免差

役頻併之苦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鈞慈特賜詳覽或與立限委官

看詳如有可采即乞敷奏脩立逐項條貫頒降遵守施

行

經界申諸司狀

具位

伏覩本州准轉運衙及准提刑提舉衙牒備准省劄

臣僚劉子奏聞經界之政公私俱利閩廣接壤廣中已行經界而閩中未行頃者朝廷俾閩路漕臣措置汀州經界續恐有擾而權行住罷夫經界雖難遽行然因其鄉俗而行之以漸則無勞擾之患盖閩郡多山田素無畝角可計鄉例率計種子或斗或升每一斗種大率綮産錢十餘文若使民戶自以本戶産錢均配其田自為二簿一輸之官一為戶簿如江浙之例每段畫圖而旁寫四至配以産錢若干其簿之首

總計本戶產錢以合官簿之數其隱瞞不載者甘没
于官許人告首請佃間有郡例元產一錢約抵它郡
數文者使每一錢以十分爲率而折之則山田小段
並可均配行之二三年畝產漸實然後使保正長自
畫圖爲甲乙壬癸等字號而總計之則民心自安不
差官吏不置司局而民亦無擾矣二月十九日三省
同奉聖旨令福建路監司相度條具聞奏牒請契勘
本州曾未舉行經界如或已行即未委先行係作如

何施行目今見行遵守有無所行未盡若未行經界亦合作何措置逐一條具經久利便因依狀申者本州除已一面詢訪到龍谿知縣翁承議條具事狀備録供申外熹竊自念久處田間嘗試縣吏其於此事尤所習知正以本州向來不曾推行經界田稅不均貧弱受弊方欲少俟數月之閒條上五事首以為請今覩上項指揮適與鄙意所欲言者不約而合以此更加詢訪見得經界行否之利害一經界詳略之利

害一又得其所必可行之術三又得其將不得行之慮一不敢隱默謹具知後

一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為公私莫大之害葢貧者無業而有稅則私家有輸納欠負追呼監繫之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歲計不足之患及其久也訴理紛紜追對留滯官吏困於稽考人戶疲於應對而姦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受其獘

歲引月長有增無減且以熹身之所歷者言之熹紹興二十三四年間備員泉州同安主簿是時已見本州不曾經界縣道催理稅物不登鄉司例以逃絶為詞官司便謂不可推究徐考其實則人戶雖已逃亡而其田土只在本處但或為富家巨室先已并吞或為鄰里宗親後來占據陰結鄉吏隱而不言耳固嘗畫策以請於縣一時均劃雖亦頗多然本原未正奬隨日生終

不能有以為久遠之利况自彼時至今又已三
四十年玆者南來每見縣道官員諳曉民事者
無不以此為病至於田里之民則其苦此而欲
得經界又不待言而可見此經界行否之利害
然也然則今日議臣之請亦可謂深知所以救
時弊之急矣但其所言閩廣之事或非親見容
有未實蓋紹興年中福建一路但泉漳汀州
不曾經界然亦非全然不行也是其打量攢造

益已什八九成而提刑孫汝翼以為山賊未平民散田荒慮有不實亟奏罷之本非此三州者偏有不可經界之勢也且其至今歲月益久流亡復業田土開墾又已非復昔時矣使昔時真不可行豈至今日終不可行而遂已乎伏乞台察

一經界利害如前所陳則其不可不行審矣然行之詳略又有利害者葢版籍之所以不正田稅

之所以不均政緣教化未明風俗澆惡人懷私意不能自克是以因循積弊以至於此雖有教化亦未可以卒然變也況今吏治何暇及此而遽欲版圖之正田税之均是豈不差官不置局不打量步畝不攢造圖帳之所能辦乎所以紹興年中雖以秦太師之權力李侍郎之心計然猶不憚甚勞大費以至淹歷歲時之久而後能有成也若如議者之言即是熈寧手實手疑當作首去聲

實之法其初雖若簡易其終必將大起告訐之風徒傷淳厚之俗而卒不足以得人户田産有無多寡之實又反不如偷安度日都不作為之為愈也抑紹興經界立法甚嚴人所創見莫不震悚然而姦猾之民猶有故犯之者況於今日以此茍簡之法施之玩習之民而欲妄意簿正而税平豈可得哉此經界詳略之利害者然也

伏乞台察

一經界之行否詳畧其利害已悉具於前矣今欲行之則紹興已行之法誠不可易但當時所行亦有一二未盡善者如不擇諸道監司以委之而至於專遣使命不擇州縣官吏而泛委令佐至其中半又差官覆實以紛更之此則今日之所不可不革者也葢當是時秦氏用事諸路監司皆其親黨固未嘗擇至於州縣官吏又以逐州逐縣無不奉行用人至多而不暇擇所以其

勢不得不至於此今幸朝廷清明而本路諸司皆一時之選欲行經界之地又不過三州十有七縣其用官吏一縣兩人則亦不過三十四人而已若蒙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之擇三郡守汰其昏謬疲輭大不任事如熹等者而於一路之中求此三四十人應亦不至絕不可得葢縣令不能則擇於其佐佐又不能則擇於宅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

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權領縣事要以得其人而後已既得其人則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以報其勤其權領者則又稍優其賞而歸之故官則大事克濟而於其不能者亦無大害此則差官置局必可行之說也至於打量一事則其勢不得不少勞民力但一縣之地大者分為數百千保小者分為數十百保使之分頭散

出各自打量則亦不至多費時月而紹興遺法
亦必有能識之者此打量步畝必可行之說也
至於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
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
之濶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
其十保合為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
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
之濶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為一縣則其圖帳亦

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為諸保之别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賠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為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専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内截撥應副如

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甚病此則攅造圖帳必可行之説也抑此皆其法也若夫法外之意又在官吏用心如何熹頃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昭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戸部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寮佐吏史亟請施行因竊自念已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閤謝事覃思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復更相詰難胷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集諸

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即以相問如是數日
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保正
保長閭縣通差不以烟爨遠近為拘不以歇役
新舊為限但取從上丁產高人分為二等大者
以備都副保正小者以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
其姓名分置兩貼又於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
高彊或人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力可
備奔走各以其類置於一貼凡選一都一保則

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於是人皆悦從相率就事差役既定然後以戸部事目即本給之又為説其大意使之退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廷凡有所疑悉其請問悉以已意詳為解説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如是五六日凡為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它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熹嘗竊記其言以

爲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於民者今者幸遇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意敢録其說并以陳獻如蒙采擇上之朝省下之屬部不獨使被差官吏有所取法亦庶幾鄭君之心因以暴白於後世鄭福州寧德人其後致仕家居老壽康寧九十六歲而終亦其誠心愛民之報也并乞台察

一經界行否詳略之利害與其必可行之術熹之

言亦詳矣而復有所謂不得行之慮者何也葢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多單弱困若無能之人故雖有誠懇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辦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為說詞以惑群聽甚者至以盜賊為詞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例為不可行之說以

助其勢殊不知泉漳之民本自良善不能為冦
唯汀州及漳之龍巖素號多盜然前後數起如
沈師姜大老官黄三之徒皆非為經界而起也
乃以不曾經界有税無業之民狼狽失所者衆
而輕於從亂耳若其富家巨室業多税少之人
則雖有不樂受產之心而豈肯以此之故棄其
子孫久遠之業以為族滅無餘之計也哉其不
足慮亦明矣但此等事情曲折微細亦須身履

目見乃有以信其必然今朝廷之尊臺府之重其去田里有稅無業之民葢已遠矣而又有此浮偽姦險之說以蕩揺乎其間則亦何由信此利害之實而必行之哉此熹所以雖獨知之而不能不以或不得行為慮也伏乞台察

右謹件如前熹之愚意又竊以謂此事今在諸司詳為開陳朝廷力賜主張首以定計為先次以擇人為急然後博采衆論取其所長則雖事之至難者亦將無所不

濟如其不然而使復為懷姦挾詐因循苟簡之論所勝則是使三州之民日就窮困永無蘇息之望矣可不痛哉熹衰朽之餘誤叨郡寄不勝喜懼交戰之極謹具狀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司伏候台旨

小貼子

此狀所陳乃熹平日所聞不經界之通患今到任稍久續行體訪又見本州稅籍不正田畝荒蕪官司失陷王稅數目浩瀚無以供解歲計遂至巧作名色科

敷責罰以救目前官既不法吏又為姦是以貧弱之民受害愈甚州郡非不深知其弊然勢之所驅有不容已雖有賢者不過包羞忍恥拱手竊歎而已若不推行經界決是無由草去此病之根此於通行利害之中又是一郡要切利害并乞台照

再申諸司狀

具位

伏見本州逐日承準使牒備坐省劄内聖旨指揮詢

究經界利害契勘熹到官之初即被上件指揮已具

已見畫一供申本州又已取到知龍谿翁朝奉等官

議狀備申去訖近準泉州關報亦已條具申聞竊意

事之利病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可否之決當亦可

見於此矣而至今累月未有定論使司排日移文尚

且更令詢究此雖高明謙遜博盡下情謹之重之不

為輕舉然此一事自初降旨今幾半歲若欲決意舉

行則須及此七八月間畫降指揮檢照紹興年間戶

部所行事目雕印行下令逐州縣前期講究隨宜損益舉辟官吏取撥錢物差下保正副長要使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庶幾乘此農隙可以集事今來已是夏末秋初而都未見有此消息文字往來泛然而已正使幸而不至寢罷亦須明年秋冬方得下手是則不惟虚費時月使三州疲悴之民更受一年之苦而上下官吏必將妄疑諸司無意主張不肯着力詢究兼是事未施行利害曲折亦非常

情所能預料雖欲詢究其道無由徒爾紛紛不惟無益而適所以漏洩幾事動揺衆心使營私避事之人得以陰笑竊議於其後非計之得也且以紹興之後觀之當時舉東南數百州之地同日施行只是李侍郎一人建白於下秦太師一人主張於上斷然行之未嘗如此遲疑顧慮而中外響應無有一夫以為厲已而敢萌叛亂之意及其訖事則版圖稍正稅役稍均民到於今頼之不可誣也故熹竊謂此事雖或不

免勞人動衆然其勢不得不行而其理亦决然可行其為利害不在乎它但在斷與不斷行與不行之間爾若蒙諸司力為申明朝廷早賜行下使官吏曉然知是斷然必行之令已終不得不任其責則其利病之曲折自當有能次第推尋接續申請者今皆不必預以為憂使謀空多而事不集以失三州窮民之望也又况本州今年早稲稍熟民力稍寬可為之時似不可失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再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衙伏乞台旨

施行

回申轉運司乞候冬季打量狀

具位

本州今月初九日准轉運衙牒録白到尚書省十二

月二日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漳泉

汀州經界十一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福建轉運司

照相度到事理先將漳州措置施行仍每縣各於所

部内選差有材力能幹官一員同知縣公共措置務要盡得其實毋致引惹詞訴及委陳某專一提督候打量開具已行事件及打量圖本申尚書省先具知稟狀申須至申聞者

右准指揮熹照對本州自去年二月準使司牒條具經界利便於六月恭奉聖旨令熹相度聞奏當已節次具狀申奏去訖仍累行下屬縣曉諭士民各據陳述利便紐算方法仍會到福州興化軍諸縣紹興十八年舉行

經界寨祖逐項斟酌取其簡便易行將來不至煩擾者分明曉諭并將田形算法鏤版行下四縣先令人吏習學指教民戶務要人人通曉其它節目亦皆稍有倫緒只是差保正副長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以未得旨不敢預先行下今來伏準使牒備坐省劄恭奉聖旨指揮先將本州措置施行熹聞命驚喜即欲奉行既而思之方量之役全在田野其所使令保正副長與集照應書押人戶又是產稅耕農之家所以紹興十八年間舉

行此法必在十月以後正以不欲奪其農時務欲公私兩便而熹自去年累次申請亦欲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其後又因具奏待罪明言年歲向晩播穀有期若便施行亦恐不免有緩不及事之責葢區區之愚慮亦未嘗不在於此也目今雖然方是十月中旬然閩南地煖管下田土纔及冬春之交民間已是耕犁若於此時施行不惟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曠日持久勞費倍多將

使無知之民不見朝廷之良法美意而反以爲厲已豪
家大姓隱瞞租税之人本所不悦又得以此藉口肆爲
扇惑動揺之計凡此曲折實有未便以是反有遲疑未
敢遽然下手然又竊惟念此事之行雖非熹所建白然
而節次條陳利害則熹實任其可行致蒙諸司特賜保
明朝廷俯從所請至於異議紛紜久而不决又蒙聖明
果斷特許行之一州德意所加至深至厚豈可不亟奉
行更有前卻則又且欲及此農務尚寛之際先次差下

保正副長便令打量城市山坂至春深而權罷俟秋晚而復行既又深念如此施行不惟未有深益且是既行復止中間半歲機緘泄露人情玩習其弊且將無所不有是以不敢復顧避事之嫌而極論其未可遽行之說如此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敷奏略倣紹興十八年事體許俟七月一日方行差役十月一日然後打量其它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即容本州日下一面措置以至秋成之後打量之時規畫當益詳盡吏民當益諳

熟既免妨農之實害又銷不逞之浮言葢雖遲之歲月而累歲依違不決之議一方因襲難革之獘百年久遠一定之規可以優游而責成不至趣迫而害事豈勝幸甚謹具申轉運使衙伏乞台旨備奏施行

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

熹竊見荆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係帥臣辛棄疾剏置所費財力以鉅萬計選募既精器械亦備經營葺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不起蠻猺帖息一路賴之以

安而自棄疾去鎮之後便有指揮撥隸步軍司既而又有指揮撥隸荆鄂副都統自此之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陞差事權並在襄陽竊詳當日剏置此軍本為彈壓湖南盜賊專隸本路帥司本路別無頭段軍馬唯賴此軍以壯聲勢而以帥司制御此軍近在目前行移快疾察探精審事權專一種種利便今乃遥隸襄陽襄陽乃為控制北邊大敵自有大軍萬數何藉此軍為重而又相去一千二百餘里其將吏之勤惰士卒之勇怯

紀律之疎密器械之利鈍豈能盡知而使制其升黜之
柄徒使湖南失此事權不過禮數羈縻略相賓服而已
於其軍政平日無由覺察及有調發然後從而節制之
彼此不相諳委有誤事必矣欲望朝廷考究元來剏置
此軍一宗本末照辛棄疾當時所請特賜敷奏別降指
揮仍舊以湖南飛虎軍為額其陞差節制一切事務並
委帥臣專制只令荆鄂副都統司每歲十月關湖廣總
領所同共差官按拍事藝覺察有無闕額虛券雜役之

類庶幾互相防檢緩急可恃

祧廟申省狀

右熹初十日蒙恩宣引面奏祧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時亦不曾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竊見聖明已有定議今已多日未委因何不蒙朝廷審奏取旨施行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將上早降指揮伏候

鈞旨

再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尚書省議不當祧遷僖祖廟室及具劄子奏聞乞行詳議面奉聖訓僖祖自不合祧高宗時未嘗祧壽皇帝未嘗祧太上時亦未嘗祧今豈可祧續蒙降出所奏劄子今來日久未見施行熹不勝惶恐所有妄議宗廟之罪欲望朝廷付之理官依法施行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所請依法坐罪或恐朝廷未欲如此施行即乞鈞
旨請與議衆官同赴都堂並給筆札與熹廷辯如熹
委是妄言甘伏朝典

史館擬上政府劄子

熹等竊聞高宗皇帝駐蹕紹興時有小官婁寅亮上書
以皇嗣未生乞選宗室子入侍禁中是時高宗年未三
十一聞其言欣然開納即以寅亮為監察御史其後宰
相趙鼎張浚等遂建大議至尊壽皇聖帝由此入資善

堂封建國公然猶未正皇嗣之名仍有配嫡之慮議者憂之又後數年乃有張燾之疏見於其家所述行狀最後因范如圭進其所集昭陵儲議且請高宗斷以公道毋貳毋疑其言尤切一日高宗遂詔宰相陳康伯定策以壽皇為皇子進封建王遂自儲宮正位宸極其事見於日歷本末詳備熹等竊惟堯父舜子傳受之美遠邁前世冠絕古今雖由天命非出人謀然而一二忠賢抗言悟主其功亦不可以不錄又聞故將岳飛亦嘗有請

故殿中侍御史張戒私記其事而它臣僚亦有嘗獻言者但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朝廷特賜開陳廣行搜訪加襃顯以見聖朝崇德報功之意

婁寅亮張燾趙鼎文字抄録見到其范如圭有子念德見知平江府長洲縣張戒家在建昌軍居住欲乞行下兩處取索其張戒亦係紹興名臣有奏議文集雜記等書凡數十卷并乞指揮建昌軍抄録申送付

下實録院參照修纂

晦庵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炎

謄録監生臣龔　果

晦菴集卷三十二

宋 朱子 撰

辭免

辭免召命狀

右熹九月二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召赴行在者伏念熹性資朽鈍學術迂疎絕無所長可以自見為親干祿得備祠官斗升是營敢有他望今者伏遇公朝蔫延多士濫塵收召之目雖知非

稱豈敢有辭獨念素有心氣之疾近數發動應對思慮未復故常若使貪冒恩榮聞命奔走竊恐臨事顛錯自取罪戾無以上副招徠之意欲乞且依徐度呂廣問韓元吉例令熹候嶽廟滿日前赴行在庶幾得遂恬養猶或可以勉悉愚慮備使令於異日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特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召命狀 癸未

右熹四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云云 熹已於當日望

闕祗受訖伏念熹性資朴鄙學術空疎内自省循無以仰副朝廷招徠之選若不瀝情控告祈免誤恩即恐冒昧之嫌難逃物論伏望某官某官特賜敷奏追寢元降指揮使熹得以少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回申催促供職一 己卯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勘會樞密院編修官施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今熹疾速前來供職仍具已起發月日申尚書省縁熹近感溼氣見患足疾未任起發前去

供職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乞嶽廟劄子

熹昨監潭州南嶽廟未滿準勅差充樞密院編脩官近準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前來供職竊緣熹近感溼氣見苦足疾未任就道而家貧親老急於祿養久欲復備祠官顧未敢請今既迫以官期深恐稽延自取罪戾欲望鈞慈特與陶鑄嶽廟差遣一次干冒威嚴恐懼之至

回申催促供職狀二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發來供職者照對熹昨於五月内兩次準尚書省劄子催促前來供職已具因依回申乞監嶽廟一次未蒙施行今來又準前件指揮緣熹委是家貧親老迎侍不前不敢依應指揮前去供職欲望檢會前狀早賜陶鑄嶽廟差遣伏乞照會施行

辭免召命狀 壬辰二月

右熹正月十七日準建寧府遞到乾道七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
行在續准本府再送到元寄納軍資庫尚書省劄子二
道內一道備坐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召熹赴行在指揮熹已於二月十日就本家望闕
謝恩訖伏念熹才不逮人學無所就累蒙召擢訖無補
報近者喪制未終復叨收召之命甫及除禫朝旨又趣
其行熹雖至愚仰戴恩遇豈不感激奮勵庶以圖報萬
分實以凡庸自知甚審頃希微祿徒以為親今則禍罰

之餘荒蕪益甚誠不忍虛冒榮寵以增不洎之悲加以憂患侵凌心志凋弱近於髀裏復發癰腫雖幸破潰耗損愈多正使義無可辭筋力亦難勉强惟是跡涉違慢心不自安敢罄微誠仰干洪造伏望參政僕射平章相公洞鑑悃愊曲賜矜憐都俞之間特賜敷奏早與寢罷元降指揮庶使微賤小官獲安愚分免以稽留威命抵冒刑誅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二

右熹五月三日準建寧府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枅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祗受訖伏念熹昨蒙聖恩收召續被朝旨趣行自知愚陋初之寸長無以仰稱公朝薦延之意復念往者為親妄意干祿然猶自審無能不敢過希榮進矧今孤露僅及免喪遽於此時起趨名宦情既不忍義亦難安加以禍罰餘生氣血凋瘁疾病攻撓勉强不前即已具狀懇辭乞賜敷奏寢罷去

訖竊慮其狀在路迂回未徹朝聽見致今來再有前件
聖旨指揮恩厚命嚴跼蹐無措然匹夫之志前已具陳
勢迫情哀必蒙鑒察更望參政丞相丞相特與檢會早
賜開陳收回元降指揮以安愚賤之分則熹不勝幸甚

辭免召命狀三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檢會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
林枅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劄付熹令疾
速起發者伏念熹微賤無堪頻煩趣召拜恩踧踖震懼

靡皇實以祿弗逮親不忍從官加以疾病牽勉莫前已於二月五日内兩次具狀陳乞敷奏寢罷去訖雖人微趣下詞義鄙拙不足以仰勤朝聽然披瀝肝膽事皆有據不敢一言之妄以取要君罔上之誅伏望參政丞相更賜檢會少留聽覽特與敷奏寢罷施行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四

右熹准尚書省劄子據熹伏乞敷奏寢罷趣召指揮劄

付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前來者伏念熹自蒙收召前後三狀陳述事理已極詳明既未蒙敷奏施行今亦未敢別有祈請偶以近遭叔母之喪別無得力子弟喪葬之役須當躬親營奉度至來春方得了辦欲望朝廷矜憐特賜寬假許熹候叔母葬事了日別聽指揮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辭免召命狀五

右熹准十三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

揮疾速起發赴行在仍具已起發月日申尚書省者伏

念熹昨蒙聖恩猥加收召自省庸愚無所可用兼以私

義有所不安且復疾病支離不堪奔走已嘗節次具狀

瀝懇乞賜敷奏罷免去訖不謂愚誠未能上達致煩朝

旨再三催促愈益嚴峻熹自揣微賤不勝恐懼遂不敢

再有陳述只乞候叔母葬事畢日别聽指揮今來又準

上項朝旨再念熹貧家獨力卜地營葬已及半年未有

次第若遽舍之而出竊恐愈見狼狽重以多難早衰舊

疾間作近因久雨感溼傷冷復苦脚弱步履艱難雖不
侯僂而疾趨其勢亦有不可得而勉彊者竊恐久稽朝
命負罪益深夙夜憂危不遑啓處謹復具狀申尚書省
欲望參政丞相俯賜敷奏收回元降指揮以安愚分且
便私計實為厚幸或恐不欲以一介犬馬之私輕改朝
廷已行之命即乞別賜陶鑄差熹監嶽廟一次使得杜
門養病萬一異時稍復彊健尚或可備使令之末熹不
勝幸甚

辭免改官宮觀狀

右熹准建寧府送到五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一道五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熹至愚不肖昨蒙聖恩收召至于再三屬以憂患之餘疾病衰廢不能扶曳一造闕庭逋慢之誅方竊俯伏以俟不謂天地父母之恩至隆極厚既赦其罪不即誅滅而又過於臨照誤有褒嘉一字之榮踰

於華衮至於特改京官即畀祠祿又皆朝廷平日所以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愚賤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熹雖至愚豈不知感激聖恩誓死圖報何敢復議辭受取舍於其間實以多病無能求退得進揆之私義既有未安而賞不當功名不孚實竊慮以此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則熹之罪又將有不可勝誅者此熹之所以怔營前却千慮百思而終不得以不辭者也所有前件省劄不敢祗受謹已寄納建寧府軍

資庫訖敢復瀝懇披陳仰干洪造欲望參政丞相特賜
敷奏收還元降指揮或許仍理舊貿即乞别與嶽廟差
遣以安愚分實為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宫觀狀二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
州崇道觀熹以私義未安未敢祗受已具狀申尚書省
及將所準省劄申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訖今來又準告
命一軸仰戴異恩俯伏震懼然熹愚懇已具前狀不敢

再有陳述除已將上件告命并送建寧府寄納訖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前狀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改官宫觀狀三

右熹准十一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狀辭免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乞許仍理舊資别與嶽廟差遣事檢會到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勅節文臣僚辭免恩命各有定制比來不合辭免亦具申陳委是妨廢職事令吏部申嚴行下劄熹依已降指揮施行者

伏念熹昨以憂哀摧毁疾病侵凌不獲恭趨嚴召所以累具辭免乃蒙聖慈寛赦不誅誤加褒異恩生望外事踰例表非常之寵風動四方况熹身被隆私豈不知感實以衰惰廢弃志行不修無德可褒無功可録無以仰稱聖主特達之知有愧國家勸勵賢能之意以故冒昧復有懇辭不意愚誠不能感動乃蒙檢會前件指揮施行在熹豈敢固執迷方輕冒憲綱然竊詳考元降指揮止為辭免推遷妨廢職事合行禁約若熹所被恩除初

無職業即與前件立法之意事體不同敢復披誠再干
洪造所兾愚悃得徹聖聰庶幾微賤小臣幸終免於逋
慢之誅而區區匹夫之守獨得伸於分列之外又況屏
絶浮虛抑止貪競其於聖朝厲精責實之政亦未必全
無所補熹之所請亦非止以自為而已下情無任瞻望
祈扣之切伏望參政丞相洞鑒精悃早賜開陳則熹不
勝幸甚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宫觀狀四

右熹準建寧府送到三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據建寧府據熹狀申乞敷奏寢罷昨來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事并檢會乾道九年閏正月二日不許臣僚辭免恩命指揮三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劄下朱熹照會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念熹昨蒙聖恩誤有褒擢感戴激切不知所言徒以自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行能材術又不逮人貧病退藏自其常分實無毫髮可以仰稱聖朝褒勸之意所以屢觸科禁冒瀆悃誠

不謂聖慈尚閟俞旨恐懼顛越愈不自安不免冒昧再有陳述狂妄昏愚罪在不赦伏望鈞慈委曲敷奏特加寛宥追寢誤恩或令仍守舊資别與嶽廟差遣則不惟小臣獲免昧利苟得之譏在聖朝亦無輕用名器之失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申建寧府狀一

右熹伏蒙使府專委崇安縣丞王文林賫送到熹元寄納告命一道尚書省劄子一道印紙一軸到熹所居令

熹祗受者照對熹近準尚書省劄子一道據熹狀辭免
上件恩命檢會近降不許辭免指揮付熹照會熹竊詳
上項指揮本意蓋慮内外職任臣僚妄為辭免妨廢職
事即與熹今來所乞事體不同已將所準省劄具狀申
使府寄納軍資庫及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去訖所
有今來使府送到告命文字委實難以祗受重念熹一
介微賤本無寸長際遇聖明累叨奬拔所以每形遜避
蓋亦各有端由昨來申省狀中不敢縷細陳述是致愚

悃未能自通今敢述其一二乞賜備申庶幾微誠或蒙
矜察竊緣熹本以諸生應舉干祿於紹興十七年請到
文解得試禮部叨預奏名濫綴末第後來參部銓試注
授泉州同安縣主簿到任四年省罷歸鄉偶以親老食
貧不能待次遂乞嶽廟差遣再任未滿誤蒙召對除武
學博士又以急於祿養復乞嶽廟一次又未滿間準勅
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尋以丁憂不及供職續蒙收召又
以憂制未終不獲拜命比及免喪再蒙檢舉催促則憂

患之餘心志摧謝血氣耗傷疾病交攻不復堪從仕矣艱苦半生首末如此迂愚之分敢不自安今乃誤蒙褒嘉特改京秩畀以祠祿寵數過優內省庸虛實為非據蓋語其勞最則入仕以來二十七年閑居之日十居七八語其志節則隨羣逐隊應舉覓官前後求閑皆緣急祿語其學行則躬行不力未能寡過俯仰愧怍内訟方深此皆非有高世之心絕俗之行豈真能矯富貴而輕爵祿者而使之竊安貧守道之名冒養老優賢之禮以

熹愚昧尚有以自知不稱況公論有在人謂斯何若復貪戀恩榮不知引避彊顏忍恥靦面受之此必傳笑四方貽譏後世在熹雖不足道實懼玷辱聖朝此區區所以冐犯鈇鉞而不得不盡其辭者也所有告劄印紙熹既不敢祗受謹已即時當面納還崇安縣丞王文林仍具公文回報請為申送使府依舊送庫寄納外今謹具述愚懇欲乞鈞慈矜念特與備申朝廷乞賜敷奏收回元降告劄印紙庶使小臣不致久違朝命免獲罪戾或

蒙還以丁憂已前初品舊階改差嶽廟一次俾安愚分以盡餘年尤為厚幸熹不勝祈懇激切之至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伏乞照會備申施行謹狀

申建寧府狀二

右熹準使府牒差建陽縣主簿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并熹元寄納告命一道省劄二道印紙一軸今熹祇受者竊緣熹昨來辭免實以私義未安不敢冐受朝廷褒寵之恩所以控竭愚誠仰干朝聽亦蒙使府備申去訖

今來雖有上件回降指揮緣熹所陳未奉俞允義難茍
止須至再有陳述今有狀一封申尚書省欲乞使府發
遞前去所有告命一道省劄三道印軸一軸其建陽主
簿不肯交領前回今專遣家人賫詣使府乞依舊寄納
軍資庫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謹狀

謝改官宫觀奏狀

右臣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安貧守道亷退
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準降到告命

一道授臣前件官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前後三次具
狀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寢罷尋準尚書省劄子檢會近
降不許庶官辭免指揮奉聖旨劄與臣照會者仰體德
意不敢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祗受訖伏
念臣一介微賤無所能似昨蒙聖恩收召實以憂患侵
凌血氣凋瘁不獲與由殘疾顛越道塗以盡臣子之恭
方竊屏伏以俟誅夷乃蒙聖慈誤形褒寵改官賦祿絕
無近比及其皇恐辭避冒觸科禁則又申命丁寧不以

即罪恭惟褒勸之意寛赦之恩皆非臣愚所能稱塞顧不敢再有辭遜以瀆天威祗命感恩心口相誓惟當躬佩訓詞益堅持守以求無負天地父母至隆極厚之恩舍此而言則雖湛身碎首九隕而不辭亦不足以論報矣臣無任瞻天望聖受恩感激之至謹具狀奏聞謹奏

申省狀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準降到告命一

道授熹前件官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尋准尚書省劄子檢會近降聖旨再劄付熹照會者熹仰體德意不敢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望闕祗受訖除已具奏稱謝外謹具狀申省伏乞照會謹狀

申建寧府狀

右熹茲者祗受告命係出特恩今有奏狀稱謝合於使府附遞申發竊慮小臣微賤限於條制無由得徹冕旒

之聽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欲乞照會繳奏施行

辭免秘書郎狀一 丙申七月八日

右熹准六月二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并告命一道授熹秘書郎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聖主寤寐俊傑圖起事功片善寸長靡不收用巖穴幽隱亦弗棄遺遂使妄庸有此遭遇恩德隆重捧戴難勝豈敢飾詞遜避以孤奬拔之意然熹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選試有程未始輕授郎以奉守為職雖異

典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耆德之士如熹
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冒寵榮不自量度此必坐取嘲
笑以累聖主知人之明又况頃年屢以多病不才懇辭
召命已蒙聖慈洞照肺腑盖皆憐其愛君憂國粗有猷
畝夙夜之誠而又知其衰朽無庸重閔勞以官職之事
故凡所以假借褒嘉恩養全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
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成之恩則有不可以終辭者此
熹所以懇辭踰年而卒拜明命且復具以此意附奏陳

謝其所以感恩自誓之誠葢有皦然而不可欺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借惠養之資而遂夤緣以冐進擢無涯之寵則是古人所謂登龍斷而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不惟士夫清議有所不貸而熹之不肖亦竊羞之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祗受伏惟鈞慈憐察特為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熹愚分稍安不勝幸甚熹除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謹狀

辭免秘書郎狀二

右熹準八月三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授秘書省秘書郎恩命八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許辭免者伏念熹草茅賤士章句腐儒昨被詔除自知不稱輙形控避方俟譴訶豈意天慈曲垂恩旨聞命震恐即合奉承敢以固辭重勤淵聽伏況邇者聖德日新容受讜言旌賞狂直雖在亡没亦不棄捐海内聞風感動興起以至更相勸勵咸願竭忠如熹之愚雖不及此亦豈不願依

附末光効其尺寸何忍自棄明時老死巖谷泯泯沒沒徒與草木俱腐實以空踈頑鄙本非臺閣之姿不敢輙塵華貫進官䫀祿已冐閑退之寵難以復造朝班所以千慮百思徊徨瞻顧雖感恩昔日不勝畎畆之誠而仰愧俯怍卒不得不盡其詞也是敢重瀝肺肝再嬰斧鑕必冀上回冲鑒下遂夙心伏望參政特為開陳早賜寢罷或仍舊與宮廟差遣一次則熹不勝大幸其降到省劄内有聖旨指揮不敢拜受已寄納建寧府軍資庫外

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知南康軍狀

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南康軍鎮張杅闕又準尚書省牒奉勅宜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者聞命震驚若無所措伏念熹疎繆之姿不堪從宦病卧林野日益支離昨蒙聖慈矜憐特與改官仍畀祠禄以遂閑退之願於熹愚分已為過優今者忽有前件恩命又出意望之外足見天地之仁不

遺一物寸長尺短皆欲使其有以自見在熹感激誠不自勝然竊惟念州郡之寄所係不輕苟非其人千里受弊所以朝廷不惟審擇以寄民命而又嚴立資格以叙人材葢不欲使庸妄輕淺之流得以因緣冒處為民不利前後臣寮建請詔旨丁寧亦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如熹之愚素號庸劣又自初官一任解罷今已二十餘年杜門空山罕接人事民情吏職懵不通曉改官以來未滿四考雖名知縣資叙而備數祠官初無職事可以自

試黙黙寢卧習成媮惰一旦使之彊起田間攝承郡事不惟資淺望輕有礙累降指揮亦懼無以承流宣化仰稱聖天子綜核名實愛養元元之意此熹之所以恐懼跛踖而不得不辭者也或者以為熹之賤微屏處窮僻而朝廷記憶恩指隆厚至於如此若復苟圖安佚固為遜避則將無以自竭犬馬報效之勞而陷於不恭之罪竊熹以為不然蓋熹本以無能退處田里聖朝過聽誤加奬借寵以康退之名勵以堅高之操訓詞在耳天鑒

弗違熹雖至愚不能及此猶當刻心自誓終始不渝庶幾可以仰報萬分下全素守今不務此而欲以奔走承命為恭則亦非義之所安矣又況蒲柳之質多病早衰年歲以來精力頓減政使方在仕塗亦須量力引退顧乃甫於今日彊自修飾起趨名宦豈不大為有識所笑重貽前詔之羞哉初以官卑人微不敢輒具辭免且欲祇拜恩命續伸投閑之請竊緣所差南康軍係填見闕度亦不過兩月即便復叅朝聽誠不若直情控訴冀蒙

矜察庶免煩瀆之罪所有遞到劄子勅牒不敢祗受除已申送建寧府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參政丞相少保特為敷奏寢罷今來所降指揮令熹依舊宮觀差遣則熹不勝幸甚謹狀

乞宮觀劄子

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屬以私義未安不敢祗受即以具狀辭免續奉聖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日前來奏事熹聞命震慴已於十月二十

三日望闕謝恩祗受勅命訖仰惟天地之恩至隆極厚一介疵賤捧戴難勝矧以孤愚久被涵育雖緣疎拙自甘退藏至於策名委質之義學道愛人之心則實有所不能忘者豈不願及明時奉承寬詔悉心營職為國養民實以今秋以來疾病益侵精神益耗勉從吏役懼速顛隮加以本軍闕人已久若以熹故更復遷延竊恐官曹解弛簿書緣絕別致誤事則熹違命不恭之罪益難幸免欲望鈞慈俯賜矜念特與陶鑄宮廟差遣一次則

熹不勝幸甚

乞宫觀狀

右熹昨以疾病衰耗不堪吏役曾於正月二十日具狀申尚書省陳乞宫廟差遣然以被命已久不敢寧居即於當月二十五日扶病起離前來二月四日至信州鉛山縣管下歇泊聽候指揮已經旬日未奉處分而熹伏自到此以來衰病之軀愈覺羸悴雖無痛楚危急形證而精神氣力日見凋枯行坐無力語言少氣思慮應接

失後忘前旁人雖未遽覺而熹之自知甚審若更勉彊扶曳前去不惟在路必至顛踣雖幸到官亦難於支吾欲望鈞慈俯憐衰朽檢會前狀并賜開陳特與改差宫廟差遣一次使螻蟻微命得遂天年不至狼狽於道路則熹不勝幸甚熹見今且在鉛山縣聽候指揮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

與執宰劄子

熹輒有危懇冒凟鈞嚴熹昨以衰病支離不堪吏責累

具申陳乞賜陶鑄宫廟差遣然以久稽朝命義不遑安即已扶病離家前來信州管下聽候處分今已旬日未奉進止而熹衰病日益浸加精神昏耗氣力綿惙若復勉彊輿曳之官必取顛躓為世嗤笑在熹賤微不足深恤竊恐或非聖朝所以眷憐收用之本意也今不獲已復具公狀冒昧有請伏惟丞相幸垂察而加憐焉特賜開陳從其所欲俾之早得歸伏田里休息疲瘵訪問醫藥以終餘年則熹之感恩戴德銘鏤肺肝何有窮已敢

忘進越輙具劄子申聞伏乞鈞察

自劾不合用劄子奏事狀

右熹伏覩都進奏院牒臣寮劄子奏臣竊見舊制章奏凡内外官登對者許用劄子其餘則前宰執兩省官以上許用劄子以下並用奏狀乞申嚴有司應帥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機許用劄子餘僣越犯分有不如式則令所屬退還等事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者伏念熹山野生踈不識事體近於今年六月二十二日因本軍陳

乞蠲減稅錢事曾具劄子奏聞雖在上項指揮之前實亦有違舊制聞命震恐不知所為即欲具奏自劾又恐復以狂妄重干典憲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敷奏亟行罷黜以為疎遠小臣慢上不恭之戒謹狀

自劾不合致人户逃移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畀以郡紱懇辭不獲冒昧而來到官未幾不勝吏責疾病交作殆不自支即具劄子申乞改差宫觀差遣側聽累月未蒙敷奏施行熹誠愚昧夙夜靡

寧亦欲勉悉疲駑以酬恩遇顧以山野不閑吏道重以凋郡財匱民貧去年上供綱運起發至今粗及其半官吏相承但知竭力催科以給公上庶逃罪責不意屬縣今秋有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加以程督過嚴遂致人戶流移怨謗蠭起雖已遣官慰喻尚恐未能安帖熹竊自惟平生章句腐儒之學雖不適於世用然區區之志亦未嘗不以愛人利物為功令乃以是上負使令下負所學積此慙懼疾病侵加誠無心顏可食俸禄欲望鈞

慈特與敷奏早賜罷免以為遠近牧守不勤撫字之戒而熹亦得以杜門省身益求其學之所未至庶幾後効以贖前愆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二

右熹昨緣本軍管內今秋有荒旱處不知及早檢放而催理舊欠過於嚴急遂致人戶愁怨相率逃移已於十月內具狀自劾申尚書省乞賜罷黜以為州縣之戒惕息俟命至今兩月未奉處分憂懼日積疾病有加職事

之間益以荒廢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前狀早賜
敷奏施行謹狀

乞宮觀劄子 庚子正月

熹輒有誠懇上瀆鈞聽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南康軍
事已於去年三月三十日到任累以疾病陳乞祠祿未
蒙敷奏施行今來在任已滿十月非久當書一考實緣
衰病愈侵心力凋耗加以脚氣痰飲發作無時難以勉
强在職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改授祠廟差遣一次使得

杜門竊食休養殘廢庶幾不至即日顛殞不勝幸甚

乞宫觀狀

右熹昨準勅差前件差遣累以病患辭免不蒙開允遂於去年三月三十日扶病到官交割職事今來在任已是踰年疾病支離不堪吏責中間節次具狀陳乞宫觀差遣亦未準回降指揮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幾至僵踣今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憒委是狼狽不可支持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鈞慈檢會熹

累乞宫觀文字早賜敷奏特依所請不勝幸甚伏候鈞

旨

與政府劄子

熹昨以衰病支離輙具劄目陳乞陶鑄宫觀差遣側聽

踰月未蒙處分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

目旋暈幾欲僵仆今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慢委是狼狽

不堪勉彊已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早賜敷奏特從

所請使熹得遂休養以保餘齡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俯

伏候罪

乞宫觀劄子

熹輙有危迫之懇干冒鈞聽熹舊有心氣之疾近因禱雨備災憂懼怵迫復爾發動怔忪炎燥甚於常時竊慮當此旱荒曠廢郡事其為利害又非它時之比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與熹宫廟差遣令得少遂休養不勝幸甚所有本軍荒政昨已措置略有次第更望催促替人石䜛疾速前來接續賑救則千里饑民不勝幸甚

辭免直秘閣狀

右熹准七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七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以熹昨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除直秘閣者熹聞命震驚受恩感激有不知所以言者然竊伏念熹昨以非才誤蒙任使不能布宣德意以惠遠民乃以刑政失中招致殃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據罪論刑豈能幸免致使粗能措畫不致大段狼狽亦是職守之常何足補塞愆負而況蠲閣租稅撥賜錢米許借

上供錢物糴米賑糶皆是聖主天地既施非常之恩官吏於此宜有絲毫之力至於勸諭富民發廩糶濟亦是聖朝不愛官爵以救民命須下賞格極於醲厚以故富民觀感視傚始肯竭其囷倉累歲之積以應公上一旦之須亦非官吏之力所能及也然其賑濟人戶初無致旱之罪今又不取一錢而捐米四五千石方得一官自私家言之其數亦已多矣此則在所當賞而不可緩者非一時官吏有罪無功之可比也今熹享際隆寬曲加

容貸吏蒙除用已極叨踰今者又被聖恩復有上件除
命而熹前所奏南康軍賑濟人戸張世亨等四名合依
元降賞格補授文武官資者有司顧以微文沮郤其事
至今未見報行推賞指揮是乃聖主過恩既賞於其所
當罪而有司失信反吝於其所當賞熹雖至愚於此竊
有所不安者所有降到省劄不敢祗受已送建寧府寄
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朝廷洞照誠悃特為
敷奏許賜收回仍檢會今年閏三月内南康軍奏及熹

獨衝奏狀詳酌所陳事理如是節次官司果是固為邀阻至今不為保明推賞節將張世亨等併為敷奏依熹所乞不候諸司保明特與先次依格等第推賞直降付身令本軍日下當官給賜是則不惟熹之私義得以自安亦庶幾自今以來州郡長吏奉法遵職務格和平不至幸民之災自圖身利不惟此四人者早蒙聖恩免有邀阻乞覔之擾父子兄弟感戴無窮而萬一不幸四方復有水旱饑饉之災亦使其他富民知所激厲易為勸

誘貧者有所恃賴不復流移其利非止一端而已也狂妄僣率干冐朝聽祈恩俟罪無任懇切恐懼之至謹狀

小帖子

稅戶張世亨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承節郎稅戶劉師輿賑濟四千石依格乞補承信郎進士張邦獻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廸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五千石依格應補廸功郎

右具如前伏念熹罷官還家舊任別無絠繫只此一事

未了初謂朝廷賞格必非虛文不謂今乃以此自陷於罔民之罪每一思之如負芒刺顧以居閑不敢陳請今者幸因辭免恩命得效一言過此則分守有拘又將無以自達切望鈞慈早賜垂念千萬幸甚如是四人近日皆已得霑恩賞不曾報行即熹屏居深山探問不實之罪亦乞矜貸而其所乞辭免恩命與此事體自不相須更望力賜開陳期於得請乃為厚幸伏乞鈞照

辭免直秘閣狀二

右熹九月初四日準八月十七日辰時尚書省遞到告
命一道照對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熹前任南
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除直秘閣熹竊伏惟念
昨來在任政刑乖錯招致旱災有罪無功不敢祗受兼
在任日遵奉淳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勅旨賞格勸諭
到稅戸張世亨劉師輿進士張邦獻待補國學生黄澄
四名出米賑濟共計一萬九千石已行支散即具奏聞
及申諸司乞與保明推賞補授文武官資今來已是半

年竊慮熹既得替之後諸司未曾報明致得本人未蒙
朝廷推賞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收還誤恩仍將
張世亨等四名不候諸司保明早依原降賞格特與推
恩給降付身令本軍日下當官給付及具狀繳連所降
省劄寄留建寧府軍資庫訖今來又準上項告命熹為
有前項所申兩節事理未準回降指揮不敢祇受已并
申建寧府寄留外謹再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檢會前狀
特與敷奏許熹辭免仍將張世亨劉師輿張邦獻黃澄

四名早賜依格推賞則熹不勝幸甚謹狀

辭免直秘閣狀三

右熹準九月五日尚書省劄子備坐熹前狀所乞寢罷新降直秘閣恩命事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熹仰戴聖恩不勝感激雖未敢即日祗受謹已望闕稱謝訖但熹狀內所稱熹雖至愚於此有不能自安者正為南康軍保明勸諭到稅戶張世亨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獻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廸功郎

待補國學生黄澄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廸功郎

税户劉師輿獻米四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信郎一節

未蒙户部依格放行恩賞乞賜敷奏施行今來所準省

劄内却刪去此項事理熹竊恐區區愚昧迫切之誠未

得仰闗天聽其合推賞人依舊未得霑被聖恩則熹於

義亦難祗受又况目今諸路水旱廣闊公家所積已經

發散所餘無幾全頼富民獻米賑恤若見朝廷施行如

此誰肯應募助國救民兼熹見蒙改除提舉浙東常平

公事當此凶歲專以救荒為職若此所乞依格推賞不蒙施行不惟失信於南康舊治亦無面目可見浙東之民將來必致悞事上貽仁聖宵旰之憂熹雖萬死不足塞責欲望朝廷詳酌特賜敷奏詳熹前狀所陳將南康軍所奏稅戶張世亨劉師輿黄澄張邦獻各與照應元格早賜補授文武官資則上件恩命不必加於熹身而聖朝綜核之政脩於上遠近觀聽有所激勸於下矣謹再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右熹今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改除前件差遣熹以衰病之餘心力凋耗目昏耳重不堪繁劇擬具情懇干告廟堂乞與敷奏聽容辭免而聞之道路本路今年災傷至重民已艱食若更遷延有失措置竊恐向後饑民愈見狼狽重貽聖主宵旰之憂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祗受訖所有合赴行在奏事未奉指揮伏念熹自違陛戟十有九年誠不勝臣子惓惓願得一瞻天

日之光况今救荒合行奏稟事件非一又熹前任南康亦有合奏聞事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進職奏狀一 壬寅

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淳熙八年旱傷去處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令臣進職二等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謹已即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昨以孤愚誤叨臨遣仰瞻玉色既閔然有畏天恤民之

誠而聖訓丁寧又無非惻怛焦勞之實退惟疵賤遭遇如此誠不敢愛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萬一而疾病之餘精力淺短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蓋嘗一再自劾恭俟嚴科陛下赦而不誅已為寛典至於過恩假寵躐等疏榮則懼非所以示勸懲惜名器而謹馭臣之柄也况臣昨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見蒙送浙西提刑司差官體究近日雖蒙聖斷已罷本人新任所有體究指揮尚未結絶

臣方當罪服藉藁以俟斧誅豈宜遽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所有前件恩命臣實不敢祗受欲望聖慈特許辭免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右臣九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填見闕去冬已經奏事不俟受告疾速前去之任者臣聞命感激已於當日就衢州常山縣界首安泊處望闕謝恩解罷前任

職事訖伏念臣天賦樸愚與世寡合爰自早歲即甘退藏雖蒙聖朝累加收用竟亦不敢冒昧就職杜門屛處玩思遺經賴天之靈偶窺管穴因竊妄意討論删述冀成一家之言以待後之學者中間誤蒙聖恩特改京秩訓詞褒勵蓋亦以是期之其後更被除書起補郡吏而臣所守不固不能力辭二年之間中夜撫枕起坐太息未嘗不私自憐悼而悔其初心也旣而復忝推擇備使近畿凡所奏陳多蒙開納賜錢蠲税無請不從自惟孤

愚遭遇如此則又皤然思竭駑頓以稱所蒙唯懼縱姦
賊民弃命廢職毋時無復面顔以見陛下至於觸忤權
貴掇取怨嫌則雖必知其然而有所不暇計也既而果
如所料沮撓萬端又獨蒙陛下聖明察其孤忠委曲覆
護非唯不加誅殛又使得以進職還官為名而去臣竊
不自知區區之迂愚疵賤何以得此於陛下顧念感激
涕下交頤所有恩命誠不當更有辭避以孤眷奬然臣
之愚實有所不獲已者葢以心目俱昏不堪吏責今夏

已嘗抗章俟罪未奉進止而旱蝗繼作恭奉御筆戒飭丁寧仰惟聖心憂勞特甚是以惶懼屏息未敢復言今既蒙恩許解賤職正是草野愚臣乞賜骸骨以遂夙心之時而所除官又係塡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亦皆知其不可况臣雖愚粗識義理何敢自安儻蒙聖慈特賜罷免或與嶽廟差遣使臣得以歸耕故壟畢志舊聞內休已傯之精神外避當途之猜怨則臣不勝千萬幸甚所有前件省劄內除授恩命臣決不敢

祗受已送衢州常山縣寄收仍一面出本路界還家俟

命欲望聖慈早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新除江西提

刑恩命奉聖旨令臣與江東提刑梁緫兩易其任臣已

即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區區誠懇已具前奏既蒙改

命曲遂其私使得免於攘奪之嫌以全素守其在微臣

固已甚幸但臣前所奏陳願得蒙恩投置閑散以為養

病著書全身遠害之計則尚有未蒙聖察者於臣私計未便猶多敢昧萬死再有塵瀆欲望聖慈詳臣前奏曲賜哀憐追寢誤恩改畀祠祿使其得遂夙心免罹非禍則於微臣又為莫大之幸所有省劄内聖旨指揮臣不敢祗受已送建寧府崇安縣寄收訖聖恩隆厚報效無階瞻望軒墀臣無任犬馬戀慕激切之至

貼黃

臣祖鄉徽州婺源縣正隷江東見有墳墓宗族及些﹅

小田產合該囘避又梁總到官今方月餘一旦忽然

無故改易不惟迎新送故煩擾吏民亦礙累降指揮

有失朝廷舉措之重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新除江西提

刑恩命奉聖旨令熹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熹以

前奏所乞未蒙開允不敢祗受已再具奏辭免外謹具

狀申尚書省欲乞敷奏寢罷或與嶽廟差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准尚書省劄子據臣奏辭免江東提刑及回避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產及免回避者臣草野賤微屢有煩瀆顧勞天語重賜丁寧感極涕零不知所措已即時望闕遥謝訖重念臣昨被使令妄意職業智識淺短條奏闊踈上誤公朝失於舉措自知罪大不敢自赦是以再蒙恩除不免瀝懇辭避凡所陳述皆出鄙誠非敢飾辭備禮以為觀聽之美而已唯是曲

折之間猶有不敢盡其辭者然竊仰惟陛下天日之明無幽不燭固不待臣之喋喋然後有以悉其危懼怵迫之情也又況今來所除差遣乃是按察官司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為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夙心上孤陛下眷知任使之意進退惟谷無地自處是敢忘其再三之瀆上干鈇鉞之威欲望矜憐早賜開允特與嶽廟差遣一次使臣得以休養精神卒其舊業退避仇怨保此餘生或者未塡溝壑間得見

陛下重整綱維一新治化而達聰明目未忘孤忠別有遠外重難驅使則臣雖衰拙尚庶幾效其尺寸將惟陛下所以命之不敢復有辭矣若為今日之計則退藏之外無可為者伏惟陛下哀憐財幸千冒宸嚴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江東提刑恩命及回避祖鄉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產特免回避劄付熹

者伏緣狂妄疎拙已試罔功不敢復當刺舉之職已再具奏狀辭免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辭免進職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准降到告命一道授臣直徽猷閣者臣昨在任日被省劄備坐前件恩命已嘗具奏稱為按劾台州唐仲友贓濫不法反被論訴未蒙結絶不敢祗受今者伏覩已降指揮仲友已罷新任更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見勘已招偽造官會人蔣暉等亦聞已得朝

旨盡行釋放訖詳此事理竊恐臣所按劾不公不實别
有合得罪名未蒙朝廷行遣難以却因職事微勞遽與
其他無罪之人例霑恩賞其所降到告命臣不敢祗受
已送建寧府崇安縣寄收訖欲望聖慈深察特賜追寢
施行則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右臣十一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直徽猷
閣及江東提刑恩命奉聖旨並不許辭免令疾速起發

前去之任者臣昨以怨仇當路蹤跡孤危屢貢封章乞
回成命情迫已切忘其再三既而深自省循始知震懼
方且計日以俟誅夷不謂陛下天度含容聖恩溥博雖
未開允亦免譴訶臣聞命感激涕泗交頥恭惟聖詔丁
寧不可數得雖知私義有所未安然不敢不抑鄙情以
承睿奬即於當日遥望闕庭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
有江東提刑職事迫威命之已行亦擬即日拜受晝時
起發而臣至愚反復思慮復有所甚懼而不能已者不

免昧死濺血再觸天威瞻顧徬徨不知所措伏念臣所劾贓吏黨與衆多棊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覺以來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其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而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横肆觝排向非陛下聖明洞見底藴力賜主張則不惟不肖之身久為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詿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然陛下之憐臣愈厚則此輩之疾臣愈深是以為

臣今日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若更貪戀
恩榮冒當一道刺舉之責則其速怨召禍必有甚於前
日者陛下雖欲始終保全亦恐有所不能及矣故臣於
此深竊恐懼再三籌度以為與其他日拘攣戚促而失
身於仇人之手不若今日再三辭避而得罪於陛下之
前又况陛下至仁至明且既憐臣之厚而保全之如此
固未必肯以此加臣之罪而必棄之也是敢决意仰首
呼天而一罄其說如此所有前件差遣欲望聖慈深察

危懇特賜改差嶽廟一次使臣得以卒被前日生死肉骨之恩免遭異時睚眦中傷之禍臣不勝幸甚若臣前奏所謂著書者則臣自集諸經訓説之外於資治通鑑亦嘗妄有論次數年以前草藁略具一行作吏遂至因循每一念之常恐永為千古之恨今若少寛原隰之勞更竊斗升之禄假以歳月卒成此書使於世務略有絲毫之補則臣之所以仰報大恩者固不必在於簿書期會之間也臣狂妄進越死有餘罪伏惟陛下天地父母

矜而赦之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誤蒙聖恩俾將使指而臣方以按劾贓吏干忤相臣一身孤危不能自保其何以控制姦猾循撫柔良凡此哀鳴非特自愛實為陛下一司事權一道民命之計切望聖慈深賜鑒察

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

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略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竊妄意就其事實別為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註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輙用古史書法略示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閑秩即當繕寫首篇草本先次進呈恭俟臨決

申省狀

右熹準十二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直徽猷

閣及江東提刑恩命事奉聖旨並不許辭免令疾速起

發前去之任熹仰惟恩旨稠疊不敢固辭已於當日拜

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有江東提刑差遣緣熹於廊廟

大臣有合回避事理已别具狀奏聞如蒙降出乞賜敷

奏早與施行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謹狀

乞宫觀劄子

熹伏自頃歲罷官浙東聖恩畀以祠禄至今考滿家貧

累重未能忘祿欲望特賜敷奏更與再任一次伏惟指揮

申建寧府改正幇勘俸給狀

右熹昨於去年二月内準尚書省牒差充上件差遣當申使府批書勘請俸給蒙糧料院依職司人例幇勘緣熹昨來雖蒙聖恩除授江西江東提刑當即辭免並不曾受告赴任難以依職司人例勘請添支已即節次具狀申使府乞行改正未蒙施行在熹私義實難肎受今

再具狀申建寧府使衙伏乞指揮依條施行謹狀

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南京鴻慶宮七月二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朱熹除江西提點刑獄替馬大同成資闕者孤遠之迹誤蒙聖恩感激之深豈敢辭避實以連年災患久病摧頽比去赴官之期又已不過數月竊慮將來不堪繁劇終須別有祈懇已受復辭為罪愈大所有恩命委實不敢祇受其省劄已送崇安縣寄收

外欲望朝廷特為敷奏追寢成命令熹依舊奉祠以安
愚分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

右熹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奏事訖之任者熹聞
命震驚即欲依稟起發前去實以累年以來積負憂畏
精神恍惚耳重目昏筋骨支離腰痛足弱其餘病苦發
歇不常蓋有言所不能盡者所以昨來被命之初即以
此誠控告未蒙俞允不敢遽有煩瀆今來又被前件恩

旨熹竊惟念已試無堪再蒙收用天地父母之恩已極
隆厚而又特降睿旨使得奏事而行以為使臣光華之
寵自惟何者有此遭逢若使稍能自力一造闕庭不惟
得以少慰八年犬馬慕戀之誠面陳重疊受恩感激之
意而拜起應對之間亦須便蒙聖主哀憐照察不至虛
有詞費以干留令之誅顧實衰殘不堪扶曳仰孤隆旨
自棄明時望絕雲天涕下霑臆輒冒萬死復罄愚衷欲
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前降指揮令熹依舊奉祠以終

餘息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二 四月一日

熹昨縁衰病嘗具劄自陳乞宫觀差遣續凖聖旨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起離前來縁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今幸已到信州深欲勉彊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疼痛俯仰拜跪極為費力顧以趣召之嚴未敢輙為歸計不免專具申稟迤邐前路聽候欲望矜憐

特賜敷奏改差宮觀差遣令熹早得還家將理不至狼狽道路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三

照對熹昨蒙聖恩令赴行在奏事實緣衰病嘗具劄自陳乞宮觀差遣續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起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於當月三十日到信州深欲勉彊前進而病

勢侵加腰脚疼痛俯仰拜跪殊覺艱難顧以趣召之嚴未敢輙為歸計已於四月初一日再具劄子申稟迤邐前路聽候乞賜敷奏改差宫觀差遣令熹早得還家將理不至狼狽道路尋即扶曳前來以初四日到玉山縣等候今已十有餘日未見前回竊慮所差去人在路病患致熹愚誠未徹稽違益久罪戾愈深謹復專人别具申稟伏望鈞慈詳酌早賜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乞宫觀劄子

熹衰遲之迹退閑既久玆蒙召對遂獲再瞻咫尺之威又蒙聖慈擢登郎省感戴恩寵何以論報伏緣熹舊有足疾沿路偶值陰雨感冒溼氣遂復發動比入都城疾勢稍間粗能扶持一登殿陛而勞弍遂增沉綿伏枕呼號兩脛如割是以被受省劄累日未能赴部供職雖已具申乞給朝假將理竊慮未有痊愈之日稽留成命義有未安欲望特賜敷奏改授一在外宫觀差遣

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熹衰悴餘生養痾待盡聖上不忍棄捐復加收用且令奏事而去自惟孤遠何以上軫記憐感激恩遇未知報塞固當聞命即日引道實緣頻年憂患疾病多端不免具狀陳乞祠禄既不得請即不敢家居固辭而力疾就道行次信州脚氣果作兩次遣人復申前請俯伏俟命凡歴四旬幸而調治稍安且有促行之命即遂扶曳前進然自入國門右足復痛中間幸得小愈始克進望清光面陳愚悃悉荷開納於熹志願豈復有它而奏對之

時左足已痛繼以參謁勞動有加及至次日特蒙聖恩除熹兵部郎官則痛楚已甚宛轉號呼不能履地矣熹以未能即日拜命供職即具申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抱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曾供職不敢收領嘗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並無回報但令吏人指揮必要交印熹又具劄子陳懇亦不收受熹不得已遂令吏人在安下處同共看守呻吟少暇即令呼喚嚴切照管擬俟病愈赴部供職凡此本末衆所共知守印吏人亦

皆見聞未嘗敢有毫髮偃蹇邀求之意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劾章熹不敢自辯即時具狀請祠回避復蒙聖慈曲賜全護使得仍舊持節江西并與放行累年磨勘在熹愚分僥幸已深即合奔走赴上以圖報稱而纔聞論者謂熹妄過有邀求目為亂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對衆宣言遠近傳播聞之駭懼益不自勝但以去國未遠嫌於紛競不敢遽然有請今迤邐西行浸迫所部竊自思念為人臣子而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

任外臺耳目之寄政使聖恩寛貸在熹亦何面目可見吏民兼熹所患足疾日困奔馳不得休息乍止乍休未能一向痊平而江西憲司久闕正官若更遷延日月則是以熹衰病嫌疑之故久廢一路之事稽留朝命為罪愈深熹除已一面還家待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詳熹罪狀實如論者之言即乞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熹不自勝幸願祈懇之至伏候指揮

小貼子

或謂熹之此請跡涉違慢恐實論者之言反速大戾熹竊自念前日奏對劄子兩論刑獄利害一論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一論江西諸州科罰之弊熹之區區豈是妄有邀求厭薄外使但以今者自致煩言不堪耳目之寄須至陳懇天日在上必蒙鑒照欲乞併賜敷奏施行

與執宰劄子

熹輒有危悃冒干鈞聽熹一介孤遠久荷聖知茲者曲

被記憐擢自冗散付以一道祥刑之寄又使得以職事
奏對面賜褒諭留寘省曹在熹何人可以報稱實以素
有足疾在道屢作自入國門右足先痛中間小愈僅能
扶持入對行立稍久即覺左足復痛不能支吾既出宮
門復行參謁即遂大痛比及被受省劄則已赤腫拘攣
不能履地矣以此不得即日供職亦嘗申省請假即非
有它而傳聞長貳遽有封章劾其姦妄指為亂人之首
加以事君無禮之罪雖聖朝廣大曲加掩覆使之得以

私請復畀舊官從容而去然彈文喧播罪戾著聞竊自揣量若使果如所言則熹罪當誅戮豈可復叨外臺耳目之寄今有公狀申省待罪伏望鈞慈特賜敷奏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屏跡深自循省不勝萬幸

辭免江西提刑狀三

右熹昨為兵部侍郎林栗抗章劾數其要君拒命作偽無禮之罪幾數百言得之傳聞不勝駭懼遂不敢前赴新任而具狀申省伏候嚴譴今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

十六日奉聖旨朱熹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拜受伏讀感極涕零伏惟天日之明洞燭幽隱凡羣下之誠偽曲直蓋無所匿其情者以至皇慈廣覆不間微賤優容之至辨白之詳撫喻之溫褒借之寵則又有非疏遠小臣所當得者誠宜祇承德意拜命即行而熹歸途踏熱度嶺足疾又頗發動委是不任起發前去又況林栗見今在職餘憤未平萬一事有統臨必至重遭按治孤遠

之迹誠不自安欲望朝廷哀憐特賜敷奏寢罷元降指揮或恐聖慈閔其貧病即乞委曲開陳特與宫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執宰劄子

熹輙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以疾病未愈誣詆未明不敢祗赴新任輒以公狀申省待罪及具劄子控瀝鄙懐近者伏奉省劄仰聆玉音乃知聖明已埀深照辨理昭

晰訓諭丁寧三復以還不勝感涕實以所苦足疾在路
踏熱頗有增加而林侍郎列職中臺尚須回避除已列
具申省大狀陳乞敷奏施行外敢復具此冐昧崇聽欲
望鈞慈矜念早賜開陳俾寬彈射之虞獲禱香火之願
熹不勝幸甚

辭免磨勘轉官狀

右熹今月二日準尚書吏部降到告命一道磨勘轉朝
奉郎者伏念熹昨以無能跧伏林野聖慈過聽特改京

官在熹之愚已出望外後來雖有考第合該磨勘緣熹改官之後一向奉祠即無勞效可考中間雖曾實歷知南康軍一任及提舉浙東常平數月又已各蒙聖恩特除貼職所以不敢妄有陳乞自速貪冒之罪以負褒擢之恩今來不謂方被重劾反蒙聖知仍舊差遣特詔有司給還磨勘以寵其行致有上件恩命仰戴天慈雖深感激俯循私分敢負夙心兼以近方具銜申省回避兵部侍郎林栗仍乞宫觀差遣所有恩命熹實不敢無故

祗受除已送建寧府寄收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敷
奏收回所降告命以安愚分伏候鈞旨

與執宰劄子

熹輙有愚悃仰干鈞聽熹昨以蹤跡孤危懇求祠禄未
奉進止方竊凌兢忽蒙尚書吏部遞到磨勘轉官告命
一道熹實以自昨改秩以來累任祠官無績可攷中間
兩被任使又已各蒙除授職名所有前後不敢陳乞磨
勘即非固為矯激又况今來方被重劾曲荷寬恩揆之

師言已為幸免豈敢無故冒當聖世陟明之典上累公朝責實之政除已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追寢前命則熹不勝千萬大幸

辭免直寶文閣狀

熹昨以妄庸薦叨除用辟言引疾曲荷俯從省已顧私不任感激所有宫觀差遣熹已即時望闕謝恩祗受訖惟是進職恩命眷奬隆深自顧么微莫堪稱塞兼覩近制内閣清班非有勲庸不輕遷授而熹無狀行不掩言

無以取信交遊以至自貽詬辱既勤聖慮復紊朝綱罪則已多功於何有靦顏冒受義實難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成命令熹且以舊官竊食祠館不勝榮幸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塵鈞聽熹昨者辟言引疾曲荷矜憐已遂奉祠之請不勝幸甚但蒙聖恩橫加職秩俯循愚分仰稽近制皆有所未安者謹已具狀申省辭免欲望鈞

慈深察誠悃早賜敷奏特與施行則熹尤不自勝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召命狀

右熹准九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熹召赴行在熹聞命震駭不知所為伏念熹今年六月已蒙賜對狂妄無取被劾而歸雖蒙聖明始終臨照遷官進職曲賜寵光自揣妄庸莫勝負荷俯仰跼蹐慙懼已深獨念凡此誤恩皆為許其閑退故竊冒受不以為嫌不謂

皇慈未忍捐棄復加收召俾造闕庭區區臣子之心豈不深願乘此幸會再見君父庶以畢其前日未盡之餘忠顧以方竊難進易退之褒遽爾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况朝廷舉措之重亦有不宜數為天下有識所窺者熹誠恐懼不敢冒進乞賜敷奏收還前件指揮使得卒被矜憐惠養之厚恩不至上誤訓辭褒勸之隆指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輙有愚悃敢冒公朝之聽熹昨丐祠禄休養衰殘曲荷矜從方此拜命忽爾并被堂帖又蒙聖恩收召聞命震惕無所自容闕顧以今夏已嘗進對尋被彈劾惶懅而歸半年之間屢叨榮寵若不自揆復此奔趨是使詔褒悉為虛語龍斷之誚熹竊懼焉又況意廣才疎頭方命薄儻復更遭詆辱不惟愈傷士氣亦恐重為朝廷之羞已具狀申省辭免欲乞鈞慈特賜敷奏得遂追寢實為厚幸

辭免召命奏狀

右臣輒有愚懇上瀆天威臣伏自今年六月蒙恩賜對繼叨除授寵數重疊卒畀祠祿以遂退藏感激方深懲懼亦劇曾未踰月又蒙收召臣以屢蒙褒嘉不敢復希榮進具狀申省乞賜寢罷而陛下過恩未即開允仍詔疾速趨赴行在臣聞命震恐不知所為顧念前狀所陳已極詳盡未蒙聖照不敢頻煩竊自惟念昨者進對迫於疾作口陳之說有所未盡即嘗面奏乞具封事以聞

至今日久未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煩趣召之嚴内
省稽違不勝恐懼今謹撰成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隨狀
投進伏望聖慈少賜觀覽則臣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
面對指陳無異陛下幸試察焉如其可行則采其狂妄
之言而全其進退之節臣之幸也如不可用亦乞聖明
哀憐其愚曲加裁赦只與寢罷元降指揮亦臣之幸也
草野賤微干犯斧鉞下情無任危懼戰栗之至謹録奏
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昨嘗具狀申乞敷奏寢罷召赴行在指揮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疾速赴行在者熹聞命震恐不能自勝伏念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矧熹至愚遭遇明聖不忍終棄曲賜甄收私義未安不免辭避未蒙開允猶復有言披以常情實乖臣子之禮然熹之愚悃前狀敷述已極詳明今更不敢喋喋以煩公聽惟是今年六月蒙恩賜

對時以迫於疾作口陳之說不獲究盡即嘗面奏乞具封事以聞至今日久未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煩收召之嚴内省稽違不勝恐懼謹已繕寫準式實封遣人齎擎詣闕通進若使狂妄之言得塵聖覽即熹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口陳無異必蒙聖慈許其辭免以全進退之節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更賜敷奏寢罷元降指揮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劄懇辭召命茲被恩旨未賜允俞熹之微誠已具前牘不敢重陳以煩公聽今謹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對具狀繳進及别具狀略述鄙誠恭扣廟堂乞賜敷奏欲望鈞慈照察早垂矜念使得遂其所請不致久稽宸命以乖臣子之恭則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尊伏增震悚

申登聞檢院狀

右熹昨於今年六月蒙恩賜對偶以足疾發作更有口

陳事理未得殫盡嘗即面奏乞許續具封事以聞至今日久未獲投進茲者又蒙聖恩輙敢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遣人齎擎詣闕投進并述愚誠懇辭恩命謹具狀申行在登聞檢院欲望依法施行謹狀

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右臣昨蒙收召懇辭未獲輙敢具奏再申愚悃自惟冗賤輕犯天威方此蹴踖以俟嚴譴今月三十日忽準省劄奉聖旨差臣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

來供職臣聞命震恐無地自容伏念臣本以今歲以來屢叨恩獎不敢祇赴召命又慮稽違日久有乖承命之恭以故不免籲天陳誠冀蒙開允至於輙干斧鉞冒進封章亦幸聖明察其淺妄庶幾必遂退藏之願不謂聖恩隆厚天度并包雖閔俞音亦寬刑典其為感激已不勝言而又特降除書俾侍經幄竊惟此職屢得真儒實闡聖猷以開帝學職親地密任遇非輕顧臣何人敢與玆選又況方祈閑退反得超陞冒昧之嫌亦難自解在

臣私義尤所未安伏望聖慈俯察誠款特賜寢罷元降指揮令臣仍奉外祠以全素守不勝幸甚干冒宸嚴臣無任恐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昨以懇辭召命未蒙開允輒具奏聞及申尚書省乞賜敷奏今月三十日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熹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者熹方祈自屏反被殊恩聞命震驚莫知所措已再具狀奏聞

乞賜寢罷外更乞朝廷特賜敷奏早降指揮以安愚分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輙有愚誠仰干朝聽熹昨以控辭召命未蒙開允借率具奏深懼犯干乃蒙聖恩擢侍經幄自惟山野方願退藏反速獲陞益深悚仄已具奏狀懇辭及申朝廷乞賜敷奏外欲望鈞慈察熹所陳即非備禮早賜將上令熹依舊得竊外祠之祿以畢餘年不勝大幸冒瀆威尊

伏深戰栗

辭免秘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具奏狀辭免主管西太乙宫兼崇政殿說書恩命今月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乞可除秘閣修撰仍舊宫祠熹已即時望闕謝恩復還舊任下情不勝感戴欣幸之至唯是進職指揮竊緣去秋方蒙聖恩直寶文閣懇辭不獲祗受無名自頃至今曾未五月每自循省慙懼日深今來只因辭免新除别無絲髮勞

效復有前件優異之恩比之去年尤為超蹴恭惟聖主
隆天厚地之施豈一介踈遠小臣所敢辭避實以公朝
爵賞之重私心義理之安交有所妨决難冒受欲望朝
廷深賜矜察特為敷奏寢罷元降指揮庶幾少安愚分
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輙有私懇仰干公聽熹近準省劄恭被聖恩以熹辭
免内祠經幃之命俾以中秘論撰之職復歸故官熹謹

已拜恩還理舊任感幸之至不可勝言唯是進職無名頻繁超躐不唯分義之守有愧私心亦恐過誤之恩未厭公議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又念所請實出至情即非尋常備禮辭遜是以復此干冒威尊欲望矜憐早賜處分熹下情無任祈扣迫切之至

辭免秘閣修撰狀二

右熹四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秘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仍準吏部降到告命一道授

熹前件職名者聞命感激不知所言伏念聖朝爵賞之重小臣分義之安前狀敷陳已極詳備不敢重出以煩公聽獨覩近事葢有曽任執政臣僚見帶職名起鎮藩服丐祠得請進職一階有命未行已復報罷者况熹微賤非彼之倫而誤寵横加乃超三級則又非特如彼之序進而已法義昭著比類明白不待有識而後知其不可此熹所以不避再三之瀆而敢復有辭者也又况熹本以賤貧應舉干禄豈敢輙忘君臣之義妄意山林之

高前後所以累辭恩命實緣自度卑鄙無以仰稱所蒙至如中間東淅救菑之役稍可勉效驅馳即便承命以行未嘗一辭丐免其後節次該遇霈恩合得恩例亦隨衆陳乞此亦足以見其非敢矯情飾詐而罔上以要名矣今者所陳實以決無可受之理所以不量螻蟻之賤屢觸雷霆之威儻未允從不容苟止伏惟朝廷深察此意力賜開陳特與追寢誤恩或令且帶舊職庶幾仰全壽皇眷知惠養之意昭示聖主涵容覆露之恩免使

戇愚自取夷滅則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所有告命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收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有危迫之懇不避誅斥再犯威嚴伏望高明少賜憐察伏念熹昨以蒙恩進職輒具辭免非敢矯情飾詐罔上盜名實以僥冒重疊奬拔超踰稽之國常揆以私義決無可受之理故輒冒昧日冀允從不謂愚衷未能上

達不免復具公狀引例陳情切望鈞慈深照本末詳賜開陳得蒙聖恩俯從卑願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干瀆再三俯伏俟罪